台山列岛感想

■陈晓锋

久闻福建的台山列岛是驴友们的胜地。苦于交通不便，几次计划出游终究未能成行。今年国庆节增加轮渡班次，便约好好友几家踏上旅途。

从海边小镇沙埕到台山列岛大约需2小时行程。由于岛上居民和平时游客不多，轮渡大约三四天一班次。节假日却大不同，一只并不大的铁板轮挤满近百人。随着海浪颠簸的加剧，浑浊的海水也渐渐清澈起来，大陆慢慢地被抛在后边，逐渐从视野中消失了。轮船就像在一个遥无边际的苍穹航行，偶有几只不知名的小岛掠过身边，吸引了游人的注意，引来孩子们的欢叫声，打破了单调的旅程。驶进一个海湾后，台山列岛到了。

我们住宿的旅舍该是岛上最‘豪华’的一家，是由一个废弃军营改造而成，十分简陋，不过很有野趣，丝毫没有影响游兴。旅舍有只叫阿黄的小狗，总是欢快地跑来跑去，很快成了孩子们的游伴。

蘑菇礁是必去景点。从旅舍到蘑菇礁只有一条崎岖小路，并没有明确的景点指示牌，只好瞄准方向，探索前行。

岛上的山坡连绵起伏，坡度比较平缓。坡上长满齐膝的青草，大概是海风的吹拂，整齐地倒向一边，好像被梳理过。路边一些裸露岩石也十分干净，很少看到土壤和砂岩，你大可放心地坐在上面，不必担心弄脏衣裤。有时会看到大簇大簇的野菊花茂盛生长在岩缝间，长得如此的倔强，不禁叫人联想起山间孩子灿烂的笑脸。

在山冈上，不经意间你会看到成群的山羊。领头的老山羊总是站在最高处向远方眺望，若有所思，好像一个严肃的哲学家。当你靠近时，散乱的羊群会在头羊的带领下往一个方向整齐逃窜，黄褐色的身影在青草里穿梭，一会儿就跑上无人能上的悬崖，仿佛一群精灵在你眼前消失，空留遗憾。你不禁会为自己的唐突而后悔。几只老黄牛却不怕生，旁若无人地嚼着青草，那么的安详，并不担心有人打扰它的世界。原以为这些动物都是岛上居民放养的，后来听本地人说，其实都是野生动物，难以捕捉，也无人狩猎，所以才会如此自在！

在岛上，随处可以发现战争的痕迹。一些碉堡矗立在悬崖上，显得十分孤独；一条条战壕纵横交错，就像利刃在山间划出巨大伤口；穿过幽暗而压抑的防空洞，通向大海，豁然开朗。

峰回路转，一个巨大的礁石展现在眼前，这就是蘑菇礁。蘑菇礁只是驴友们为之取的名字，由形状而得名。但我觉得更像巨大的海狮，昂着高傲的头，守护在台山岛周边。海水因为深不见底而显得更加湛蓝，更加深沉。在蘑菇礁附近，顺着山坡的起伏，搭着许多帐篷。各色各样的帐篷好像一朵朵鲜花点缀在青草中。这些都是驴友为看日出而准备的。听他们介绍，夜间豆大的星斗仿佛触手可及，听着海涛入睡，感觉会和大自然融为一体。

两天的行程很快结束。回程时，轮渡因为超载被扣押而延迟，害得一个要赶着上班的好友急得差点掉眼泪。这时我们才感慨海岛的不便。但是，也正是这种不便，才守护了我们最自然的家园。其实，我们跋山涉水为之追逐的，不正是过去所不珍惜而抛弃的吗？!

摘柚记

■胡新华

朝约的老家有上百棵柚子树，就栽在他老家屋后的那块坡地。金秋十月，也是柚子飘香的季节，每每这个时候，热情好客的朝约总会组织一些人到他老家摘柚子。

前几天，朝约又来电话，说这个周日到他家去摘柚子了，但人数只有10来位左右。想着去年和前年的这个时候，到朝约家摘柚子的人，每次都有百十来个，声势浩大。而这次……我心里多出一份感动：即便是这么少的人，朝约也没把我给落下。

周日，我们准时到相约地点，然后驱车前往永嘉。一路上，金黄的原野，随处可见丰收的景象；大红的柿子高高挂在枝头，不时闯入我们的眼帘。我们感叹，乡村的一切是如此美丽、如此纯净。

车很快就到了大箬岩桐州村——朝约的老家。到了桐州后，我们并没有急着摘柚子，而是直奔原野。原野里，金黄的是那沉甸甸的稻穗，灰褐的是新翻的土地。还有一些农民正忙着在收割，或是在稻田中脱粒。当然，我们在这里拍过照后，也体验到农活的艰辛和乐趣。

饭后，朝着后山坡上去。坡，还是那道坡，柚树，还是那些柚树。但我惊奇地发现，今年柚树上的柚子大不如前两年，不仅结的数量少，而且个儿也小。朝约说：“前两年柚子长得太猛了，今年也许是要休息一年吧。所以，今年的柚子不多，也不如去年那么香甜的。再说，前些时受台风袭击，柚子也掉了不少，在产量上更是低了一些。”

怪不得这次来摘柚子的人这么少，怪不得今年朝约组织摘柚子的热情少了几分。当我看到这坡地上的柚子后，我便有了几分知晓。

无论怎么说，我还是来了，而且是连续第3年到这里摘柚子。尽管说柚子的个儿没有想像中那么大，尽管说树上结的柚子没有曾经那么多，但看着这树上挂着的柚子，我依然觉得它是那么的可爱，感觉它是那么香甜。

在坡地上，我们洒下欢声笑语，我们摘下诱人的柚子，我们还收获了一份浓浓的情意。

偶遇同桌

■项学品

那天，在小区附近早餐店吃早点，竟然遇到久未见的小学同桌。讶然之余，我的思绪随着桂花的芬芳回到了20多年前。

那是上世纪的八十年代末，一个记忆中有点昏黄的乡村学校。南面一排平房，有4间教室。西面也是一排平房，几间小房间，便是老师的办公室，最大的，自然是校长室。北面是阴暗的项氏祠堂，兼做学校的礼堂和部分教室，当然也有放置棺木的角落。至于东面，便是阿松家的大厕所，免费开放，学校大小师生，便是他家田地最原始的肥料的来源。据说有时还能卖给其他人家。我们从祠堂里，一直读到平房这头，小学毕业也就不远了。

冬天的教室，只有铁条隔着的窗户，阴风肆虐。早到的同学，偷偷带了火笼，趁老师还没到，暖暖手。教室里的跺脚声，此起彼伏。脚下那双洗了又洗的解放鞋，是怎么也穿不暖和的。上课了，一个个瑟瑟发抖，却又不敢作声。

我坐在第一排靠窗的角落，同桌是一位女生。记得当时，我们几乎没有说过话。中间还用粉笔画了一条显眼的三八线。后来，为了表示我们是“清白”的，就用小刀把那三八线刻在桌子上。当小组长的她要我上交作业，会对我说：“交！”我便急忙从书包中掏出我的作业本：“给！”除此之外，我们似乎没有什么对话。

有一次上课铃声响过，当我走进教室时，发现同桌已端正地坐在自己位置上，看见我似乎像空气，没有搭理。怎么办？叫她起来吗？男生怎好意思跟女生说话。不进去吧，那“噔噔噔”的老师脚步声已接近教室。小巧的我，急中生智，竟俯身从桌子底下钻过去，转个身，挺起背，端正地坐到自己的座位上。

从此，每当同桌已在座位上时，我便从桌底下溜进去，或者直接从桌子上爬过去……

今天，我起身要埋单时，以前的同桌竟然已悄悄地先付了钱，心中顿感一片温暖。“我们该开个同学会了！”这是我心中已经挂念好久的一句话。“是啊，我们一些女生正准备要开同学会呢！”想不到，她竟然也是这样想的。

晚上，一个个小学同学浮现在我的眼前——当然，还有那已经远去了的老师们。不禁泪眼蒙眬。

老街

■林新荣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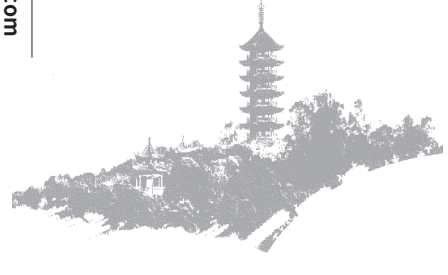
老街是小镇当年最繁华的中心，曾经有着很多有趣的店铺，如草药铺、打铁铺、打锡铺等。

那时，一个草药铺就摆在父亲单位的屋檐下。说是草药铺，其实充其量就是一个小摊，一些不知名的草药被摆放在一块破门板上。由于没有店面，摊主阿铨晚上就用板车拉回家。有时候阿铨怕麻烦，就用尼龙纸一包，再在上面压一些板，了事。这在现在是无法想象的。

有一次头昏沉沉的，我妈妈说，可能是中暑了。我就提建议给阿铨看，其实想试试他的本事。他捏了捏我的手指尖，看了看我的眼白，说：“老师母，你侮儿是慢痧，我给他煎剪二根‘金针’，泡茶喝了就会好的。”事实证明，药效相当不错，我喝了没一会，人就变得有精神了。从此，我开始在内心深处尊重他了。

草药铺附近有一个打铁铺。铁匠大概40来岁，浓眉大眼，生着一副敦实的身板，手臂特别粗壮，看起来孔武有力。我们对打铁很好奇，一有空就站在店铺门口看。他则严肃地嚷嚷：“走开，走开，侮儿会烫着。”我们只好远远地看着，他抡着大锤，劈劈啪啪地打。刚拿出炉膛的铁，通红通红的，有着别样娇艳的色彩，在空气中发出滋滋声响，让人心生敬畏。少年时的我，觉得铁实在奇妙：师傅想让它长它就能长，师傅想让它扁它就能扁。在铁慢慢褪去色彩时，也渐渐地有了雏形。你看：有时候是菜刀、凿子，或者是锄头。我们经常在猜想师傅今天是打什么，铁块就在我们猜想的过程中，慢慢成形。烧得通红的铁，被钳夹着，浸到水里，“哧”地一下，水面升腾起一股白烟。经过一道道工序，淬火后的铁，呈现一种钢蓝色，这时候的铁才真正像铁。

打锡匠，姓周，是我同学的爷爷。和打铁铺相比，打锡店显得小巧玲珑，炉灶更是无法比。风箱呼呼一拉，火苗托着小小的坩埚，一下子，就弥漫出橘红色温暖的光晕，不一会，锡就被熔化成一泓闪烁的银水。已过花甲之年的周锡匠，用铁钩撩开面上的残渣，把锡水倒在模板里，约一刻钟时间，打开一块模板，一块平整而明净的锡板就出现在我们面前。这里不像打铁铺，需要反复回炉，除非你把它打孬了。锡店里成品最多的是酒壶，那时候一般人家结婚，酒席都摆在自家里，锡酒壶也是必备的。锡匠稍作裁剪后，就把锡板放在砧板上，开始锤打，直到打出酒壶形状。壶底、壶身与壶嘴都打好后，就开始焊接，再把接缝处刮平，最后一道工序，就是打磨抛光。完工后的酒壶，银光闪闪，特别地漂亮。

如今老街依旧在，令人惋惜的是，这些店铺却消失了。

电话：65818090 电子信箱：941222480@qq.com